

學指寫手冊

戴叔清編

叢書之二

ABC

上海又藝文印局行

八之書叢CBA家作年青

冊手寫描學文

編清叔戴

行印局書藝文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二十日付排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青年作家A B C叢書之八

■文學描寫手冊 ■

全書十冊實價大洋五元
每冊另售實價大洋五角

編者 戴叔清

發行者 文藝書局

印刷者 文藝書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四九號太和坊
本埠特約所 五上五中六號
文藝書局 啓明書局

【注意】本書總目列後

解題

『文學描寫手冊』這一部小書，是分三部分編輯而成。第一部分，是『理論之部』，裏面收的，是關於描寫的理論文三篇，青年的創作家讀了，可以了解描寫文的主要理論與方法。第二部分是『描寫文範』，所收文例，不但在文字技術的本身方面是很優秀，就是取材，也根據最近出版的西洋名著譯本，以免與其他的描寫書籍重複。第三部分是『描寫特輯』，專門的介紹了現代中國的最擅長寫景以及謳歌自然的郁達夫先生與郭沫若先生的散文與詩歌。青年的創作家，如果能就本書詳加研鑽，對於描寫方面，當有所得。

一九三一年二月

編者

文學描寫手冊

—目次—

第一編 描寫總論

- 一 描寫.....(一)
- 二 論描寫.....(一)
- 三 論景物描寫.....(一)

第二編 描寫文範

- 一 節季描寫文範.....(二九)

目次

- | | |
|-----------------|-------|
| 二 光影描寫文範..... | (四 九) |
| 三 天象地象描寫文範..... | (七 一) |
| 四 花樹蟲鳥描寫文範..... | (八 五) |
| 五 都市鄉村描寫文範..... | (一一一) |
| 六 人物描寫文範..... | (一二九) |

第二編 描寫特輯

- | | |
|--------------------|-------|
| 郁達夫的自然描寫文(斷片)..... | (一四七) |
| 郭沫若的謳歌自然的詩..... | (一六七) |

一 描寫(二)

描寫一事，於敍述，抒情最有關係，這二者大部是描寫的工夫；即在議論，關於論調的風格，趣味，等等，也是描寫的事；所以我們在這一篇裏討究描寫。

描寫的目的是要把作者所知所感密合地活躍地保存於文字中。同時對於讀者就發生一種功效，就是讓讀者得以真切了知作者所知，如實感受作者所感，沒有誤會，晦昧，等等缺憾。

我們對於一切事物，自山水之具象以至人心之微妙，時相接觸，從此有所覺知，有所感動，都因為有一個印象進入我們的心。既然如此，則要密合而且活躍地描寫出來，惟有扼住這一個印象來描寫。這只有一種最適當的說法，正如照相器攝取景物，凹凸鏡的焦點只有一個最適當的一樣；除了這一種說法，旁的就多

少要差一點了。所以找到這一種最適當的說法，是從事描寫時應當努力的。

現在先論描寫當前可見的境界。當前可見的境界給與我們一個什麼印象呢？不是像一幅畫圖的樣子麼？畫家要把牠描寫出來，就得相定位置，審視隱現，依着光線的明暗，空氣的稀密，使用各種的彩色，適當地塗在畫幅上。如今要用文字來描寫牠，也得採用繪畫的方法，凡是畫家所經心的那些條件，也得一樣地經心。我們的彩色就只是文字；而文字組合得適當，選用得恰好，却也能把位置，隱現，等等都描寫了出來，保存個完美的印象。

如史傳裏邊，敘述的是以前時代的境界，如小說裏邊，敘述的是出於虛構的境界，都不是當前可見的。但是描寫起來，也以作者曾有的印象爲藍本。作者把曾有的印象割裂或併合，以就所寫的題材，那是有的，而決不能完全脫離印象。完全脫離了，便成空虛無物，更從那裏去描寫呢？（二）

以上是說以靜觀境界，也以靜寫境界。也有些時候，我們對於某種境界起了某種情感，所得的印象就不單是一幅畫圖了。這畫圖中還滲和着我們的情感的分子。假如也只像平常繪畫這樣寫出來，那就不能把捉住這一個印象。必須融和別一種彩色在原用的彩色裏，[（]這就是說把情感融入描寫用的文字，才能把牠適當地表現出來。（三）

次論描寫人物。因為人各有個性，所以我們得自人物的印象，各各不同。就顯然的說，男女，老幼，智愚，等等是有各殊的印象給我們；就是（同是男或女，同是老或幼，同是智或愚，也會給我們各殊的印象。假若描寫人物，只就人的共通之點來寫，則只能保存了人的類型，但是不能表現出某一個人。要表現出某一個人，須抓住他給與我們的特殊的印象。如容貌，風度，服飾，等等，是顯然可見的，可同描寫境界一樣，用繪畫的方法來描寫。至於內面的性情，理解，等

等，本是拿不出本體來的，也就不會直接給我們什麼印象。必須有所寄託，方才顯出來，方纔使我們感知。而寄託某一個人的性情，理解，等等，最豐多的，就是他的動作和談話。所以要描寫內面，就得著力於這二者。

在這裏論描寫而說到動作，這動作不是指一個人做的某一件事。在一件事裏，固然大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內面，但保存一件事在文字裏是敘述的事情。這裏的動作，單指人身的活動，如舉手，投足，坐，臥，笑，啼之類而言。這些活動都根於內面的活動，所以不可輕易放過，要把牠們仔細描寫出來。只要抓得住這人的特殊的動態，就把這人的內面也抓住了。（四）

描寫動作的時候，須要知道這人有這樣的動作時所佔的空間與時間。如其當前描寫，空間與時間都是明白可知的，那還不十分重要。但是我們作文，往往不能夠當前描寫人物；如歷史與小說中的人物，怎麼能得當前描寫呢？這就非注意

空間與時間不可了。關於空間，我們可於意想中畫定一處地方，一切方向，設置都認清楚了；譬如布置一個舞臺，預備演劇者在上面活動。然後描寫主人翁的動作。他若是坐，就有明確的向背，他若是走，就有清楚的蹤跡。這還是就最淺的講呢。總之，惟能先畫定一個空間，方便所描寫的主人翁的動作都有著拍，內面的活動一一與外面的境界相應。關於時間，我們可於意想中先認定一個季節，一個時刻，猶如編作劇本，注明這幕戲發生於什麼時候一樣。然後描寫主人翁的動作。一個動作佔了若干時間，一總的動作是怎樣的次第，就都可以有個把握。這幾乎自然，所描寫的確實表現了被描寫的。(五)

在這裏論到的談話，不是指整篇的談話，乃是指語調，語氣，等等而言。在這裏地方正可以表現出各人的內面，所以我們不肯放過，要仔細描寫出來。這當兒最要留意的：我們不要用自己談話的樣法來寫，要用文中主人翁談話的樣法來

寫，使他說自己的話，不蒙着作者的彩色。就是描寫不是當前的人物，也當想像出他的樣法，讓他說自己的話。在對話中，尤其用得到這一種經心。果能想像得精，把捉得住，往往在兩三語中，就把人物的內面活躍地傳狀出來了。(六)

至於議論文，那就純是我們自己說話了。所以又只當用自己的樣法來寫，正同描寫他人時一樣的情形。

以上是分論描寫境界人物。而一部的敍述文與多數的抒情文裏，境界與人物往往是分不開的。境界是人物的背景；人物是境界的攝影者，一切都從他的攝取而顯現出來。於是我們從事描寫時須得雙方兼顧。這大概有兩種趨向：一是境界與人物互相調和的，如清明的月夜，寫情人的歡愛，苦雨的黃昏，寫羈客的離緒，這就見得彼此成個有機的結合，情與境都栩栩有生氣。一是境界與人物不相調和的，如狂歡的盛會，中有感懷的獨客，骯髒的社會，却有卓拔的佳士，這就見

得彼此反對得厲害，因而人物的性格被襯得十分明顯。這二者原沒有優劣之別，我們可就題材之自然，決定從那一種趨向。但描寫時應當注意的範圍却擴大了；除却人物的個性以外，如自然界的星，月，風，雲，氣候，光線，聲音，動物，植物，人爲的建築，器物，等等，都要出力地描寫，才得表現出這個調和或不調和來。

末了，我們要記着扼住印象是描寫的根本要義。恰當地扼得住，具體地說得出，描寫的能事已盡了。從反面看，就可知不求之於自己的印象，却從別人的描寫法裏學習描寫，直是間接的，寡效的辦法。如其這麼做，充其量也很有限，只不過成了一件複製品。而自己的印象却彷彿一個無盡的泉源，時時會有新鮮的描寫流出來的。(七)

(一)我們讀柳宗元的「小石潭記」：「……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

岸卷石底以出，爲塹，爲嶼，爲礎，爲巖。青樹，翠蔓，蒙縝掩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參互，不可知其源。……那有不覺得他所得的印象
錯誤地展示在我們面前的呢？

(二)如《域外小說集》「月夜」篇中，寫月夜郊園，非常美妙，其實是作者曾有的印象：「小園落月，果樹成行，小枝無葉，疏影橫路。有初冬一樹，攀南牆上，時發清香，似有花魂一一飛舞溫和夜氣中也。……瞻望四野，皎然一白，碧空無雲，夜氣柔媚。蛙蛤亂鳴，聲聲相續，如擊金石。月光治美，足移人情。……更遠，則有小溪曲流，水次列白楊數樹。薄雲朦朧，承月光轉為銀色。上方彌漫，遙草水曲，若被冰綃。」

(三)如《水經注》描寫巫峽這地方，「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噭，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說到「屬引淒異」，就融入作者的感情了。

(四)如《史記》「項羽本紀」中寫樊噲：「增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次戰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

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毛遂入，披帷西齧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嘗盡裂。」我們讀此，就聯想到秦始皇了。

(五) 描寫人物，也有擴統地寫，不盡定空間，時間的，那又當別論。

(六)如「史記平原君列傳」寫毛遂從一段：「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厲聲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晉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諸人的短語，都能表現出內面的心情。

(七)如「現代日本小說集『金魚』」中「一到荷上賣金魚的這樣冷的長雨的時節，」周作人「山居雜誌」中，「聽了這迫切尖細的蟲聲，引起我一種彷彿枯魚氣味的感覺，」這「背的雨」與「枯魚氣味的蟲聲，」都是作者從自己的印象中得來的新鮮的描寫。(葉紹鈞)

二 論描寫

小說這種藝術，從它的形式上看去，就知道描寫是極重要的。在常識的「小說作法」，可以說其中所講的，一是描寫，二是描寫，三還是描寫。小說裏人物的心理非描寫不可，小說裏的情景非描寫不可，小說裏的風景非描寫不可，人物的關係非描寫不可。

但是，「描寫」與「說明」是怎樣的不同呢？，說明只消讀者的理性能領受就夠了；所以看情形去用數學的證明似的方法就夠了。一說到「描寫」就很困難。描寫的目的之所在，不單是使理性能領受，非使讀者的全人格全感覺，與它充分的同感不可。例如描寫景色，只說那是有山有川的，有人家五六十的鄉間，這雖使人了解，也許只能成爲「說明」，而不能成爲「描寫」。反之，雖然沒有列